

金忠潔集





金 忠 潔 集

金 鉉 著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金 忠 潔 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著 者 金 鉉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張

明史本傳

金鉉字伯玉。武進人。占籍順天之大興。祖汝升。南京戶部郎中。父顯名。汀州知府。鉉少有大志。以聖賢自期。許年十八。舉鄉試第一。期年。崇禎改元。成進士。不習爲吏。改揚州府教授。日訓諸生。闡濂洛正學。燕居言動必有規格。諸生嚴憚之。歷國子博士。工部主事。帝方銳意綜核。疑廷臣朋黨營私。度支告匱。四方亟用兵餉不敷。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。建專署。檄諸曹謁見。禮視堂官。鉉恥之。再疏爭不納。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。衆唾其面。彝憲慍甚。鉉當權稅杭州。辭疾請假。彝憲撫火器。不中程。劾鉉落職。鉉杜門謝客。躬爨以養父母。十七年春。始起兵部主事。巡視皇城。聞大同陷。疏曰。宣大京師北門。大同陷則宣府危。宣府危大事去矣。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助。專任巡撫朱之馮。助二心僨事。之馮忠懇可屬大事。不報。未幾。助以宣府下賊。賊殺之。馮烽火偪京師。鉉奔告母。母可且逃匿。兒受國恩。義當死。鉉母章。時年八十餘矣。呵曰。爾受國恩。我不受國恩乎。廡下井是我死所也。哭鉉而去。城破趨入朝。宮人紛紛出。知帝已崩。解牙牌拜授家人。卽投金水河。家人爭前挽之。鉉怒。口嚙其臂得脫。遂躍入水。水淺。濡首泥中。乃絕。母聞卽投井。妾王隨之皆死。賊踞大內。踰月始去。金水河冠袍泛泛。見水上。內官羣指之曰。此金兵部也。弟銓辨其屍。驗網巾環。得鉉首歸。合以木身。如禮而殮。事竣。銓自經。後贈鉉太僕少卿。諡忠節。本朝賜諡忠潔。

金忠潔集目錄

卷一

語錄

易說

讀春秋筆記

觀上齋紀程

卷二

書

與友人辨格物書

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

與友人辨理氣合一書

上高磴齋先生書

復朱勉齋撫軍書

與陳幾亭書

與林紫濤侍御書

卷三

疏

諫罷內臣公署疏

糾內臣檄謁疏

自訟疏

揭

除戎紀

呈

請告堂呈一

請告堂呈二

卷四

序

刻大學漢詁本序

文雅序

高中孚年兄制義序

劉赤生先生書義序

于司直金石志序

余摺明詩序

蔣氏宗譜序

賀馮勝之年兄游泮序

壽傅念山年伯七袞序並系以歌

論

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論

辯

揚雄擬箕子辨

策

擬周禮策對

說

正學說

胎教說

解

人道危微解

題跋

書直方大母傳後

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

兩張詩小跋

卷五

碑記

大京兆劉公念臺置順天府學學田碑記

祭文

祭孫松石太僕文

祭馬渥印少司成文代

祭封君史年伯文

祭張節婦梁孺人文

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

祭朱烈婦馮安人文

公祭王年嫂梁孺人文

卷六

詩

拜文信國祠下

過蒯公墓

病血

正月十四日夜坐讀老子

集于七齋悼懷得肴字

同友人讀唐劉昫虛作忽焉忘暑

送劉念臺先生歸里

驅愁歌

西郊陰步卽耳目及而成歌

小司馬行邊

金忠潔集 目錄

讀離騷三首

自警二首

初秋夜坐

中秋

梁公狄解首志賀

讀四家詩飲酒

送盛順伯下第南歸

送友人南行

和南大司成禱雨感時

讀陶詩

自悼

夜讀昌谷集

癸未七月晦日

金忠潔集卷一

明 大興金 鉉著

語錄

易說

乾元亨利貞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。元亨陽也。利貞陰也。繼之善而成之性也。惟元亨爲繼。故萬物資始。惟利貞爲成。故各正性命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見其繼而不見其成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見其成而不見其繼。不見其成。則用不藏矣。何明終乎。不見其繼。則仁不顯矣。何明始乎。然而仁在繼先。知從成起。藏用其要乎。惟知其藏用者而弗去焉。則大明其所爲終矣。即其所爲終者而顯諸仁。則始明矣。其斯爲大明終始。大哉乾元亨利貞五字之義乎。萬物萬則皆備而不遺。一念一事同歸而不二。析而言之。四也。總而言之。一。乾也。超文字而言之。一。畫也。隱象數而言之。太極也。莫載莫破。斯之謂歟。

乾九三之危疑甚矣。而孔子之所謂乾乾者。不過曰忠信所以進德也。修辭立其誠。所以居業也。夫亦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。誠也者。其安身立命之基乎。可與幾之幾。即大學必慎其獨之獨。文言九二九三兩爻。露一誠字。愚謂六爻皆有誠也。潛非誠不確。見非誠不明。惕非誠則咎生。躍非誠則邪起。飛非誠則感物不神。亢非誠則持心不正。大哉誠也。其易之宗乎。

易簡而天下理得。易簡者元也。元者誠也。

明則敬。不明則怠。敬則誠。不敬則妄。尙書曰。夙夜惟寅。直哉惟清。寅敬也。直誠也。清明也。此其序也。然而心不光明。不可以言敬。是敬先又有明矣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熙者明也。止者誠也。又其序也。明固徹始而徹終者也。故易曰。知至至之。又曰。知終終之。

知至至之。惟精惟一也。知終終之。允執厥中也。

閑邪存誠。修辭立誠。下學入門。決當以此爲的。

閑邪存誠。伊川指之以敬一。考亭又從而解之曰。要去閑邪。心便一了。此真格言乎。一則敬。敬則誠。在實致於庸言庸行間而已。

誠是主宰。知幾慎獨是工夫。思無邪毋不敬是方法。

不曰去邪。而曰閑邪。謂吾心之本無邪。而邪者自外而誘我者也。

居業則如轉石。閑邪則如除蔓。攻慾則如拔山。吾心之不自慊孰大於是。所以然者。知業當居。而日即因循。知邪當閑。慾當攻。而每存姑息。不誠甚矣。夫非自欺之謂乎。然欺不在大。亦不在明。有幾微動於中。卽是。故須於獨慎之。

純粹至善者性。天且不違。而況於人乎。體備於我。廓然大公。與時偕行。而履道坦坦矣。故曰。率性之謂道。五倫四維道也。知至至之。知終終之。非性何以致是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確乎其不可拔。此可以會未發。

以前氣象矣。故潛易道之首也。

天地民物莫利於安其定位。而非類弗干。則各從其類。卽所謂各正性命。非易致也。惟乾道變化者。能致之。九五飛龍是已。故釋此一爻。其德業功能。皆不言及。以乾道變化。莫可名言也。惟概論聲氣之同。詳析水火風雲之感。極之萬物之觀。上下之親。誠見飛龍在天之時。五行庶類。在在皆安其止。而不見休徵。山川鬼神。一一各守其常。而渾其靈異。妖固無象。祥亦何形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至此。非大人之造。而致治之上者乎。

易爲六經首。乾爲諸卦首。乾元亨利貞。爲繫辭首。學者請細詳之。曾有一虛空影響字否。乃開口便欲言無聲無臭。以爲吾見超矣。曷若先於此實詣求之。會得此字。洋洋優優。徧天地皆道。真是密匝匝底。欲求無道處安身。須臾不能也。自暴自棄者何哉。

程子遺書曰。忠信所以進德。終日乾乾。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。蓋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其體則謂之易。其理則謂之道。其用則謂之神。其命於人。則謂之性。率性則謂之道。修道則謂之教。孟子於其中。又發揮出浩然之氣。可謂盡矣。故說神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大事小事。而只曰誠之不可掩。如此夫。徹上徹下。不過如此。形而上爲道。形而下爲器。須著如此說。器亦道。道亦器。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。己與人。鉉按程子所云種種名目。盡於經之五字矣。人能體此。則終日對在天。信非虛語也。五字中可以思誠。可以識仁。可以居敬。

乾知大始。大始者仁也。知大始者。識仁也。識仁則大明終始矣。坤作成物。成物者終也。作成物者永貞也。永貞則保合太和矣。

正蒙太和章語。與乾象文言悉合。太和者元也。始而亨者也。絪縕相盪。則行雲施雨。勝負屈伸。故時成六位。浸而廣大。六位時乘也。浸而堅固。性命各正也。是不保合太和乎。然非卽利貞而見太和也。此時乃見保合之太和耳。幾微易簡。清通不可象者。已從無物時。游浩浩之天焉。是以冲漠無形。動靜互根。肫肫淵淵。三極五行。充塞無間。非可以終始明也。時乘各正。豈容安排思議於其間乎。

曰。大哉乾元。有廓落無垠義。健也。曰至哉坤元。有謹厚不浮義。順也。

亢龍有悔。所以謙謙君子。用涉大川。

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。豈以一毫利害爲心哉。聖人固有知其必退必亡。而猶爲之者。惟不失正故也。屯者。乾坤定位。混沌初開。震爲長子。始出用事。以濟險難。具四德。而繼乾坤。人道之始也。但乾元坤元。一入剛柔。便落形質。故難以之生。然不交不難。不難不通。君子經綸全見於此。卦辭云。元亨利貞者。惟初九足以當之。初剛明之才。獨能與時消息。自制其剛。盤桓而不敢騁。惟剛然後能盤桓。卽乾之樂行憂遠。確乎不拔者。是非遲迴不進之說也。剛而有制。是謂居貞。亨貞之大。滿盈之動。端在是矣。且尊而居卑。以貴下賤。親民民服。利建爲侯。順以綏之。勿用有攸往也。健以濟之。宜不寧也。此一卦之主。而經綸之極也。九五居尊位。而具剛體。似亦可以經綸。乃陷於坎中。動而多阻。初九得民於下。衆皆去而歸之。六二雖爲正。

應陰柔不足與濟。施爲德澤壅而不流。蓋威權不在己也。而欲驟以正之。失勿用有攸往之意。求凶之道。伊川謂魯昭高貴鄉公是也。故小貞則吉。小貞猶言漸正之也。能如初之盤桓徐爲圖焉。或克有濟耳。六二居屯守正。爲初所制。不能應五。久乃反常。六三體不中正。上應無緣。近險躁進。迷幾往吝。勿用有攸往。一語適以戒之。六四已入坎體。身任濟屯之責。而陰柔才弱。難濟時艱。必往求於正應之初。乃可吉無不利。肯自伏弱求賢自助。非明者不能。故象曰明也。上六居屯之極。正當思所以濟屯。蓋亂極當治。屯極當通。理數之常也。但以陰柔居之。雖欲有爲而才不足。坐失機會。徒爲無益之泣。象曰何可長也。言屯極之時。若不變而爲治。卽入於亂亡。只有兩件。更不容停待耳。

童蒙者大哉之元。勿用之潛。於是焉寓求我者求此。初筮告者筮告此。利貞者利貞此。時中者時中此。養正者養正此也。然所謂初筮告有二焉。一則聖人循循善誘之方。憤乃啓。悱乃發。舉一反三。乃復迎學者。急筮之心。則告之一告則亨。平日疑團一朝立破。而我渾然之體自在也。健莫健於此矣。一則聖人使民不倦之法。未施哀而哀。未施敬而敬。可由而不可知。迎民欲筮之心。則告之一告則亨。羣黎徧德。帝力原忘。而上下恬然之理自存也。順莫順於此矣。

門人一貫之疑。曾子乃告以忠恕。夫忠恕者門人之初心。所謂童蒙之筮也。而必分割之曰如何一如何。貫則再三之瀆矣。

蒙九二剛中。其戒愼恐懼之本體乎。六五以含宏應之。則不覩不聞之義矣。故曰童蒙吉。大哉蒙也。性與

天道之幾盡矣。

初筮告再三瀆已盡夫率性之義矣。性可瀆乎。

剝上九碩果不食。君子得輿。小人剝廬。夫五倫四維。天下人之所依以爲廬者也。有一君子在上。猶可爲之昭示整頓。而不至於大壞。故君子得輿。而民所載。卽小人亦在其中矣。使小人必恃勝而盡剝之。天下事乃至於極弊而不可救。人心浸變爲禽獸。小人已無安身立命之地。何可用乎。然而天下厭亂。必有豪傑崛起。盡化羣邪。力扶正氣。所謂禽獸者。當揚於王庭。孚號而決之。民之所載。業復更新。而小人之所剝者。尙何在乎。故曰終不可用。以見其繇復而至於乾。皆無可用時矣。

无妄。初動以天乃爲无妄。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。若夫初動以人而返之天。則爲復矣。非无妄也。故乾言進德必在與幾。學至意誠。要歸慎獨。皆於其初動致功者也。惟全此无妄之天而已矣。

出妄則入誠。出誠則入妄。在无妄之時而有攸往焉。何之乎。恐其離无妄而往有妄也。與幾之學微已哉。遯。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。莫之勝說。六二當此之時。惟有以中順之道。固結上心而已。若少露鋒銑。小人便乘隙而間於上。則難於有爲矣。此神於遯者也。

震來虩虩者。君子戒慎不覩。恐懼不聞。終日乾乾。常虩虩若震之來也。笑言啞啞。慎獨工夫已得要領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也。震驚百里。句泥爲天雷。似非聖人立言之旨。且象驚遠懼邇。便接出可以爲宗廟社稷主。豈有方說雷又言主者。蓋學問至震來虩虩。笑言啞啞。則出入起居。罔有不欽。發號施令。罔有不臧。

驚遠者遠之則有望也。懼邇者近之則不厭也。震驚者凡人羣仰聖人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，篤恭而天下平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。百里者舉成數也，不喪匕鬯者言此道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雖至天下咸動而無聲無臭。居然一未發之中，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。匕鬯喻言柄也。若止謂不失祭器，卽略有矜持者亦能之。且未聞雷震而人人手失其所持也。彖曰：恐致福，所謂受命於天也。後有則則卽中節之節也。震驚百里，驚遠懼邇，言敬慎之君子感動遠邇也。卽接曰：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以爲祭主，如所謂百神饗之，丘之禱久也。

讀易之法，要先識卦名，而印以卦象。乾坤不必言矣。如一陽生於下，則爲動義，故曰震。一陰生於下，則爲入義，故曰巽。如上水下雷，長子始出用事，一陽方動，在抑鬱險阻之時，故曰屯。然先不識卦名，而徒觀卦象，恐學者智解決不及此，知其卦名卦象之義，又當觀此六畫中何畫爲成卦之主，然後看卦象辭，卽以彖傳解之，得其大義，因而又思此卦名象六畫之中，宜動宜靜，當剛當柔，雖難以一例論，然大概可得。又有一定之例者，如以下接上謂之承，以上連下謂之乘，一二三對四五六，謂之應。有遇而吉者，有遇而凶者，有遇悔吝无咎者，皆以卦之名義求之。然小象中雖一二語已該一爻全義，不可忽略看過。大象則示人以用易之方，觸目便可了然。益人神智，正在於此。總之一卦有一卦之時，識其時則易不難看。又中正二字，大易之本，合時與中與正三言，可蔽易旨矣。

易忠信所以進德也，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。此二句，大學誠意之旨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，知終終之，可